

陶蒲生 尹旦侯 编

刘寿祺教育文集

湖南教育出版社

• 刘寿祺教育文集 •

陶蒲生 尹旦侯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刘寿祺教育文集

陶蒲生 尹旦侯 编

责任编辑：张汉芳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10.125 字数：280,000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5—1408—1/G·1403

定 价：5.65元



刘寿祺先生

目 录

写在寿祺同志教育文集问世之时.....	王向天(1)
永远怀念刘寿祺同志.....	张楚廷(3)
光荣的历程 可敬的师表.....	尹旦侯(5)
一、教育与政治(1929年7月)	(11)
二、再论教育与政治(1929年10月).....	(20)
三、乡教散论(1937年1月至10月)	(30)
1. 《乡教月刊》发刊词	(30)
2. 推行最适合乡村社会的“政教合一”制.....	(31)
3. 推行义务教育与地方教育行政当局	(32)
4. 湖南教育界做一个发起人吧	(33)
5. 今日之中国乡村教育	(35)
6. 令人感到民族前途的危险	(41)
7. “识字”就是义务教育乡村教育吗	(42)
8. 教育不能离开民族的生存而生存	(42)
9. “量的发展”与“质的改善”	(44)
10. 师范区与师范学校	(45)
四、推行义务教育的几个困难问题(1937年10月).....	(47)
五、湖南教育厅直辖乡村短期义务教育实验区两年来的工 作(1937年11月).....	(50)
六、湖南省教育厅直辖乡村短期义务教育实验区二十六年 度义教民教合并办理计划书(1937年12月).....	(64)
七、湖南省小学师资短期训练之过去与将来(1941年6月)	(69)

八、代拟《湖南各县督学视导须知》[摘录](1941年7月).....	(79)
九、县教育行政效率未能达到标准的原因(1941年8月).....	(89)
十、训练顽皮儿童的方法(1941年7月)	(92)
十一、谈谈说话教学(1941年8月)	(99)
十二、民众教育与政治训练(1941年9月)	(109)
十三、湖南省改善小学教员待遇之经过(1941年12月).....	(111)
十四、我对于西江学院的希望(1946年8月)	(128)
十五、我对广西国民中学的观感(1946年8月)	(132)
十六、宁夏省教育近况(1947年2月)	(136)
十七、《湖南教育》发刊词(1950年4月)	(139)
十八、必须尊重爱护人民小学教师(1951年7月)	(141)
十九、要深切认识教育为国家一切建设的重要条件 (1951年9月)	(146)
二十、教育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1958年6月).....	(150)
二十一、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959年5月)	(153)
二十二、全面贯彻增产节约精神，大力提高教学质量 (1959年7月)	(161)
二十三、总结与规划——在师院第二十次扩大院务会议上的 讲话[摘要](1959年12月)	(167)
二十四、在中共湖南师范学院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摘要](1960年2月)	(170)
二十五、为加速建设新湖南师院而奋斗——在全院社会主 义建设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优秀学生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摘要](1960年4月)	(181)
二十六、坚决地、勇敢地走教学改革的道路(1960年6月).....	(192)

二十七、正确对待升学、就业的问题(1962年7月)	(196)
二十八、在校庆十周年筹备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3年9月)	(200)
二十九、崇高的事业 光荣的责任(1964年6月)	(204)
三十、《教育学》前言(1980年2月)	(207)
三十一、《简明教育心理学》前言(1981年4月)	(209)
三十二、为刘茂哉编《简明心理学》序(1981年6月)	(211)
三十三、三点建议——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第四 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发言(1982年12月).....	(213)
三十四、为单传英编《幼儿教育学》序(1983年2月)	(216)
三十五、《简明伦理学》前言(1983年3月)	(218)
三十六、为李绍昆著张志怡译《墨子：伟大的教育家》— 书序(1983年10月).....	(220)
三十七、为申纪云著《小学数学教学心理学》序 (1984年1月)	(222)
三十八、为张隆华主编《教育实习》一书序(1984年7月)	(223)
三十九、全面深入地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985年1月)	(225)
四十、为潘琼林《新编简明政治经济学》一书序 (1985年10月).....	(233)
四十一、湖南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教育运动的回顾 (1987年10月).....	(236)
四十二、湖南幼教事业的奠基人——纪念姜国仁同志 (1987年12月).....	(251)
四十三、雷沛鸿与西江学院(1988年4月)	(253)
四十四、纪周调阳二三事(1988年6月)	(259)
四十五、朱经农与湖南教育(1988年10月)	(272)
四十六、《湖南师范大学校史》序(1988年10月).....	(287)

附录	到乡下去(小说)(1937年11月).....	(289)
	刘寿祺经历简表.....	(306)
	怀念,欣慰,感激——写在书后	陶蒲生(315)

写在寿祺同志教育文集问世之时

原湖南省副省长 王向天
现湖南省人大常委副主任

刘寿祺同志是我熟悉、尊敬的老同志、老前辈。1990年12月，他不幸逝世时，我曾受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的委托，在悼念会上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近日翻阅他的文集，益增缅怀和崇敬之情。

寿祺同志从本世纪2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献身教育事业60余年。新中国成立前，他当过乡村师范学校教师、中学校长、湖南省教育厅乡村义务教育实验区主任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学；新中国成立后，出任过湖南省文教厅副厅长，湖南师范学院院长、湖南省教育厅顾问。在漫长的岁月中，他总是结合自己的工作，孜孜不倦地从事著述。著述的内容，主要从剖析现实情况入手，宣传教育事业对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重要作用，探索发展和改革教育的途径。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刘老为振兴教育上下求索、奔走呼号的韧性战斗精神。

寿祺同志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进步活动开始，较早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后，他一直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说明和解决教育工作中的问题。初期当然不够成熟，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个人学习的深入，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掌握和运用日趋熟练。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教育理论园地荒芜的情况下，他于1980年率先编出了我国“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本《教育学》，接着又主编了

《简明教育心理学》和《简明伦理学》。这些书的瑕瑜得失，姑不具论，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坚持真理、勇于进取的胆识。

寿祺同志一生中多数年月是在教育行政领导岗位。文选中收入的著作，大都是他在省以上教育领导岗位上写成的，但没有什么官腔，篇篇从实际中来，又力求用到实践中去。其中《我对广西国民中学的观感》、《宁夏省教育近况》等文，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督学时写的；尤属难能可贵。《必须尊重爱护人民小学教师》、《要深切认识教育为国家一切建设的重要条件》等文，是在任湖南省文教厅副厅长时写的，文中充满着活生生的事实。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刘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作风。

趁《刘寿祺教育文集》编成出版之际，写下这些话，供教育界同仁参考。

永远怀念刘寿祺同志

湖南师范大学校长、教授 张楚廷

刘寿祺同志是我校前身的老院长。从1955年到1976年，他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发展进程中，刘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初期，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在院系调整后的一段建设时期中，任务十分繁重，运筹帷幄的繁忙和辛劳，是可想而知的。在那些年月里，刘老那种热爱师范教育，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那种高瞻远瞩，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而呕心沥血的事业心；那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积极探索教育规律的光辉业绩；那种活到老，学到老，毕生研究，笔耕不辍的执着追求；那种虽长时间蒙受冲击和委屈，而仍对党忠贞不渝的坚定信念，……都印记在我们心中。这些都将永远熔铸在师大发展历史的丰碑上，为后人所景仰和效法。

教育，作为人类学会生存和生活得更好的事业，是永恒的事业；湖南师范大学作为教师的摇篮，与这一事业同在。为这一事业而毕生奋斗的人，自然无上荣光，并会受到历史和人民的永远珍爱。刘老就是这样的人。师大将永远记住他，三湘四水将永远记住他！

现在，他离开我们一年了。我们作为他的后来者，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把他的未竟事业继续下去，为湖南基础教育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为了更好地学习他的思想和精神，有关部门特组织编辑了他的教育文集，这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

刘老在师大建校五十周年之际，曾为文写道：“凡是历史悠久的学校，在不断前进的实践过程中，会形成独特的校风；这种校风是这个学校精神文明的综合表现。”“湖南师范大学的同志们，不论是在校，还是先后走上工作岗位的，应把母校的优良校风带到三湘四水、天涯海角中去。”让我们把师大“勤勉严谨，求实创新，献身教育，团结奋进”的校风发扬光大，以纪念湖南师大历史上这位令人敬仰的先师。

光荣的历程 可敬的师表

——为刘老《教育文集》序

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尹旦侯

刘老寿祺同志的教育文集整理定稿了，它带给我的既是安心，又是激动！

刘老是我的父辈、师长和领导。“文革”前，我在原湖南师范学院办公室工作近十年，常在刘老左右；随后，“风雨同舟”又是十年；直到刘老以九十高龄辞别人世前，未疏过从，其时我也岁周花甲，两鬓飞霜了。三十四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刘老在垂暮之年，一直想我为他整理文稿，但又念我教务繁忙，终未授命。而我心想待时间稍稍宽裕一点，一定毕此重任。哪知集稿毛本刚刚到我手中，刘老溘然长逝！在遗体告别会上，我怀着一种莫可名言的内疚，仿佛刘老遗像上的那双大眼是专为望着我的。我不完成这一任务，怎能对得起刘老对我大半生的教诲啊！今天实现了刘老这一遗愿，于心安矣！

刘老是湖湘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建树昭著。他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他的事业直到逝世，拼搏六、七十年，经历了两个时代，走着一条十分曲折而艰难的道路。

解放前近三十年，他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献身于一条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路线，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奋战。他把自己的全部心力倾注在乡村教育、平民教育、基础教育之上，力图改革旧教育，创建新教育。这样一条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自然是不容易走得通的。而值得崇敬

的是，刘老竟以他的先见、果敢和毅力，走出了自己的行踪，创造了不凡的业绩。

解放后的四十年，崭新的天地，人民的世纪，这对于一位终生热爱教育事业、以为国育才为天职且又完全居于干练成熟之时的教育家来说，正是阳春烟景。刘老在“文革”前曾任湖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部副部长、湖南省文教厅副厅长、湖南师范学院院长长达十五年，其中特别是在出任湖南师范学院的十年之中，旰食宵衣，含辛茹苦，为创建、发展这所新型的师资园地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这十年的道路也并不那么平坦。值得钦佩的是，刘老这位久经磨炼的共产党员，又是以其赤诚、稳健和机敏，在党的指引之下，团结全院师生职工，尽力排除干扰，正确地贯彻了党在教育方面的根本方针，全面地执行了党在知识分子方面的基本政策，并善于抓住一切时机来促进教学和科学的研究的发展，从而使湖南师范学院赢得飞速发展，蒸蒸日上。

正当湖南师范学院真正以“一日千里”之势向前迈进的时刻，这位有心报国无力抗“左”的老教育家竟被非法地剥夺了人身的自由，一搁十年不能工作。其心情之苦，我是知其一二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也无时无刻不关注湖南师范学院的兴衰和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待到“东方日晓”（刘老自己的诗句），刘老已近八十高龄，无力再任要职了。转而潜心著述，主编了《教育学》等一批字逾百万的教育用书，为谋求中小学教育工作的正规化、科学化而呕心沥血，真可谓“到了黄河也不死心”！

一切正义的、爱国的、热爱社会主义向往共产主义的、有点远见卓识的教育工作者，如果他是半生活在国统区、半生活在新社会，而要为争取民族的文化解放和阶级的文化翻身而努力，大概都是沿着这样一条崎岖的道路前进的。刘老办学精神的可贵，就在于他一生都走在时代的前面。“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刘老在解放前近三十年所走的道路，受陶行知（生活教育）、黄炎培（职业教育）等民主教育家们的影响是很大的，乃至梁漱溟的邹平实验。

(乡村教育)、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平民教育)都有所薰染。现在教育史界对前者多所肯定，而对后者则有异议。因此这里必须加以区别的是，刘老是生活在、工作在湖湘学派源远流长，近现代革命风云激起，燎原星火升腾炽烈的荆乡楚地，故而虽同是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却是在党的地下组织的支持之下，在真正为爱国而施教，为提高工农大众而施教，为建设乡村而施教。他的这番努力，不仅为当时湖南的教育改革发了先声，且至今犹存余响。刘老在解放后四十年所走的道路，特别是在湖南师范学院的十年之中，也不能说没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必须加以肯定的是，在那个时候，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要提倡读书，培养专才；要延请教授，广聚行家；要开展学术讨论，百家争鸣；要奖掖硕学，扶植后起；要企图并努力把湖南师范学院办成在国内具有一流设备，一流师资，培养出一流学生的一流大学，没有几分敢于奉献自己的胆识，也还是不容易办到的。“成败利钝，非能逆睹；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诸葛亮这句名言，我不仅常从刘老口中听到，且是常从刘老行中见到。湖南师范学院的发展，自然不能尽书刘老之功，但遗范至今传颂于名园之中，大概也不是一般吧！

在中国五千年文化史上，除一批大教育家之外的成千上万的教育家们之中，大致可以分两类：一是教育理论家，一是教育实干家。前者固然不少，而更多的则是后者。刘老总其一生，在教育建树上也是实干多于理论。这本《教育文集》是他的实干纪录。然而在实干纪录之中，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位教育家许多不循旧章的创见和不同流俗的作为，这些也正是他办学精神的所在。

其一是，他一贯重视基础教育，旧时则为乡村义务教育。本书中所收《乡教散论》、《乡村短期义务教育实验区两年来的工作》、《乡村短期义务教育实验区二十六年度义教民教合并办理计划书》等文章或文件，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乃至怎样训练顽皮儿童，怎样进行说话教学，他都亲为撰文，倍加关注。他认为小学乃国民教育之基础，欲提高全民族文化思想素质，舍发展小学

教育则无由。因此，他十分关切甚至大声疾呼，要为提高小学教师的政治地位，改善小学教师的物质待遇而斗争。直到解放后任省文教厅时，首先关注的也仍是这一问题。而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刘老深知培养提高小学教师这样的工作，与其言之甚美不如行有一迹。本书中有《小学师资短期训练之过去与将来》一文，很值得一读，也很值得一思。

其二是，他十分重视成人教育，包括旧时的所谓大众教育，平民教育。书中《湖南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教育运动的回顾》一文最集中地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也充分地反映他在这方面的实干精神。解放后，时移事迁，他在这方面的注意乃反映为大力举办函授教育、暑假讲习班、红专大学之类的成人教育。湖南师范学院在五十年代中至六十年代中的十年期间，通过成人教育为湖南培养的在职人才，无论数量和质量都不比本科逊色，这与刘老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本书虽未集中反映他对于成人教育的多少言论，而这正是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标本。

其三是，他十分重视师范教育。书中有《师范区与师范学校》一文，集中反映了他前期重视师范教育的思想；有《崇高的事业，光荣的责任》一文，集中反映了他后期重视师范教育的思想。“师范教育是一切教育工作的母机”，“我之所以来师范学院而且想把它办好，也终究是为了发展中学教育和中等师范教育，而归根则是为了发展小学教育。抓根才有本，立本则有根。”“有了成千上万的中学、中师师资，有一批懂教育的干部，基础教育也就会随之迅速发展起来。”他的这些谈话，言在文外，行在文中，对于湖南师范学院的师生职工乃是人人耳熟的了。

其四是，他十分重视教育的重点要放在农村，包括旧时的所谓乡村教育建设。书中不少文章以及《到乡下去》的一篇小说都是讲的这一课题。刘老曾以两年多的时间直接从事于乡村教育建设的实际工作。在出长湖南师范学院期间，也还总是希望并劝说学生到农村去，回家乡去，去改造古老的旧乡村，开辟现代文明的

新天地。

刘老反映于本书中的教育思想当然不止于这些，诸如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教育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党的教育方针中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发展的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高等教育建设中教学、科研、师资培养等方面相得益彰的辩证关系以及校风、学风、尊师、师德等许多重大课题，他都有好些独到的见解，不能一一备述，上列四端仅是举其大要而已。

刘老不止是作为教育家享誉于三湘，他作为社会活动家，曾身任会长、理事、主席等职甚多，因而他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工运史、党史诸方面也曾有过不少言论和文章，本书均未收录。刘老在年青时代，迎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还有过不少的文学创作，并以早期湖南文学组织的发起人和作家载入湖南文学史册。关于文学，本书也未收录。就是在教育方面，这里也仅是部分选篇。刘老一向思想深邃，行文细密，本书保存了他自己各个时期的文风，只在篇幅过长之处有所节录，从而与刊出的原文略有小异，这是需要说明的。

人之一生大小有一建树造福于社会则足矣，而刘老的建树不止是一，而是有二、有三……。功在史志，言在卷帙。这里我还想赘书一笔的是，作为一代师表，刘老的德范身教也是很突出的。举其“文革”中的两例吧：浩劫十年，刘老所受的折磨和痛苦，放在谁的身上都是很难受的，其间也有他自己极个别的学生因德不足而乘势为虐者，人皆为之愤然，而刘老则不但不予计较，反而引咎自责。他说：“学生有什么过错，是我们的教育不成功啊！”“文革”一结束，刘老获得平反，他随即从补发的工资中拿出二千元，为师院每个共产党员赠送一套《马恩选集》。刘老一生，粗茶淡饭布衣裳，自奉异常俭朴，但为了聚集人才，培植后起，却常不惜用自己的钱去办国家的事。其胸怀之博大，眼光之宏远，信念之坚定，于兹可见了。至于他学习之勤奋，工作之深入，待人之诚